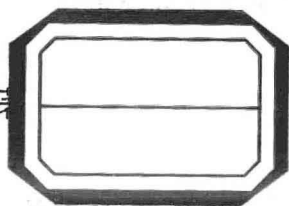


魔 神 怪 俠

上 册

〔港〕 陈青云 著



华 夏 出 版 社

内 容 简 介

外号魔神怪侠授艺于其义父老邪神真传，在上与结拜兄弟一起行侠仗义。主人公江青以“金夺”“奔雷剑”为利器，行侠江湖。巧手鲁班以的才华造出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探敌器，以奇取胜人感之神秘离奇，向您揭示江湖中的恩恩怨怨，切切，情情爱爱，每个武林高手都以惊人绝技，陶醉，回味无穷。

作者陈青云先生，合艺与德为一书，容情与一体，使你一经接触，欲罢不能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傲啸山庄.....	1—24
第 二 章	竹骨竹扇.....	25—40
第 三 章	一龙三凤.....	41—62
第 四 章	六阳魁首.....	63—70
第 五 章	天 地 门.....	79—102
第 六 章	一臂之助.....	103—124
第 七 章	谜般女子.....	125—138
第 八 章	巧手鲁班.....	139—162
第 九 章	玉凤时娇.....	163—168
第 十 章	巧夺天工.....	169—186
第十一章	峰岭迷径.....	187—216
第十二章	彩莺秋秋.....	217—228
第十三章	别师下山.....	229—240
第十四章	夤夜之战.....	241—262
第十五章	龙渊宝剑.....	263—278
第十六章	疑窦重重.....	279—299

一、傲 啸 山 庄

这是东海，烟波浩瀚，千纹重叠，浪花翻涌，海天一色。含黛浮绿的长离岛，耸立在海中，岛屿的四周险峻陡削，但削壁上却飞檐重角，画栋雕梁，巧妙的建筑着亭台楼阁……

浪花围着岛脚，绽开银色的尾波，几个卫星小岛散布四周，像颗颗宝石点缀于侧——这是个世外桃源！

欢乐的时光，消逝得特别快，像一把细柔的散砂，当握在掌心时，已悄悄从指缝的缝隙间滑落下去……他们来东海长离岛，似乎眨眼之间，已有半年了！

江青、夏蕙、金玲玲小“三”口，在长离岛的“倚虹小筑”，鹈鹕蝶蝶，过着只羨鸳鸯不慕仙的生活。

“雨湖监翼铁旗会”瓢把子蛟索飞锤岳扬，和醉疯仙牛大可，在他们婚后的第三天已告辞离去。

祝颐和裴敏俩口子，在长离岛逗留了一个多月温馨甜蜜的日子后，亦随同红面韦陀战千羽、大旋风白孤、和“灵蛇教”教主裴炎回去杭州。

战千羽等这一走，当然不会把小娟儿，还有老门房战贵留在长离岛。

红衣女罗十娘和二女儿楚楚，在长离岛住了三个月光

景，也回返苏北丹阳湖“紫霞庄院”。

天星麻姑钱素那次在洪江城外，岳扬的“大刀庄院”，一仗输给江青后，履行了她的诺言，忠心耿耿做江青的婢女，她留在长离岛侍候夏蕙和玲玲，名义上是主仆，但她们的感情，无异姊妹之间。

江青陪伴一双娇妻，远离尘世，想在世外桃源的长离岛，静居一段时间，但杭州的大哥红面韦陀战千羽，经由“飞燕楼”，却转来长离岛一封书信，要他回杭州去。

这封书信上，并未写出来龙去脉的经过情形，只说出有人“指名下书”，送一封书信来杭州庆春门后街战宅，要一会“火云邪者”江青。

战千羽要他尽快回杭州一次，到时共商应对之策，信未附笔向邪神、和长离一泉问候。

长离一泉卫西看过这封信后，心里不禁暗暗思忖：

“小兄弟江青虽然当年竖立不少仇家，但都已一一化解，此番向杭州战宅，指名下书的又是谁？”

他目光投向邪神，问道：“厉前辈，战兄从‘飞燕楼’转来长离岛小兄弟的此书信，你想为如何？”

邪神微微颌首道：“从信上看来，无法觅知其内委底细，青儿不妨去一次杭州，就知道其中真相了……”

他向江青道：“青儿，你和蕙丫头、玲玲，收拾一番，去杭州一次再说。”

江青脸一红，啜嚅了下，道：“爹，蕙妹和玲妹不便同行，她……她们已都有孕在身了……”

长离一泉微微一怔！

邪神听到江青这话，纵声呵呵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青儿，你也快要做爸爸了！”

长离一臬想到一件事上，面前邪神道：“厉前辈，卫西有些话，不知该不该说？”

邪神笑道：“卫老侄，你我之间还用见外，有话只管说就是。”

长离一臬见邪神这样回答，才向旁边江青道：“小兄弟，六十年前，武林有‘一邪、双飞、三绝掌’诸人物。六十年后的今日，江湖上又传出‘东海尊长离、南乱霸一熬、寒戟、双鹰、三连剑、金鞭擒鹏掌’的歌谣，但歌词中这些称号，并非包括了天下武林所有绝世高手……”

邪神缓缓颌首。

江青听到这些话，心里却不禁一凛一奇……

卫前辈除了钦慕义父邪神外，平素眼高于人，从未将天下武林高手放进眼里，今儿怎会说出这样话来？

长离一臬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兄弟，或许你会认为你老哥哥变得懦弱了，但不，此时此刻，我需要向你说这样的话，原因是你‘火云邪者’的称号，在武林中名气太响亮。有些武林高手，并非是你仇家，但为了要称称你‘火云邪者’的份量，也成了你的仇家……”

江青一点头，道：“多蒙前辈的关注，江青牢牢记住你的嘱咐。”

长离一臬又道：“山外有高山，人外出能人——你此番离长离岛，要处处小心注意！”

江青辞别两位娇妻，拜别义父邪神，和长离一臬，带上

“金龙夺”兵刃，踏上征程。

× ×

× ×

× ×

一条人烟稀绝的大道上，出现一个年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——身材削瘦，宽坦前额，双眉斜飞入鬓，挺直鼻子，一张弧型微抿的嘴，显得那末飘逸绝伦，高雅英俊。

他，就是“火云邪者”江青。

江青自长离岛乘船，经过一天半的水程，来苏北海口的“大浪岩”登岸，走上这条两边树林，人迹稀少，冷清清的官道。

这里一带行人稀绝，不怕惊世骇俗，江青为了要赶脚程，施展轻功身法。

一声苍雄长啸，江青身形轻飘得犹如一团毫无重量的柳絮，扶遥暴进而去。

身形闪动之间，疾如流星划空，仅只一条如烟似的幻影，稍现即逝。

江青施展义父邪神嫡传的“百星流光”轻功身法，但见大道两边树林，纷纷向后闪退，就在眨眨眼间，已来到一条宽有六七丈的河溪边。

这条河流上，架有一座宽阔结实的木桥，往来人车，可以由桥上通过。

江青快要做孩子的爸爸，却犹是童心未泯，发现这条大道上并无车马行人，不会受人所注意，他不从桥上步行而过，来个一展轻功，凌空飞渡。

江青来到河岸边，身形荡空激射，羽化腾身而起……两

脚在空中连连蹬踹，身躯已若有巨力相吸似的，凌空飘过这条宽有六七丈的河流。

他身形沾地，旋首朝后面木桥一瞥，纵声傲然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江青刚才施展“凌空飞渡”轻功身法，飞越河流，接着又是一声高吭长啸，双臂连连伸缩，身形冉冉再向空中升起……

他使出这套“铁臂振空”身法，身形升高六七丈以外，手脚箕张，宛如大鸟一般，闪电也似的凌空往前面射去。

江青身形犹未沾地，就在凌空飘飞之际，突然结结实实一响“蹦！”的声，似乎身子撞着一物，硬生生从空中坠落到地上。

江青身上并未受伤，但在他诧然震惊之余抬头看去，湛湛蓝天，悠悠白云，并无异兆。他纵目朝周遭环顾一匝，远山近水，林木苍翠，显得那么无聊。

“哦，刚才又是怎么回事？”他百思不解，找不出这个答案来。

江青再度展出“铁臂振空”轻功身法，身形冉冉向空中升去……

当他离地三丈左右时，又是结结实实一响“蹦”的声，头顶撞上一物，真气一泄，身形再次坠落地上。

江青虽然尚未找出，这桩扑朔迷离怪事的来龙去脉，但从这前后两次的情形连贯起来，他想到长离一臬曾有嘱咐过的话……

难道这是阴谋，这是一口陷阱？

骤然间江青有了一个发现，四周静得出奇，原来所听到的鸟啼、风声，已完全消失。

他再次朝周遭凝神细细看去，耀目的阳光映照下，有一层依稀若隐，透明而不易察觉，薄薄的“膜”笼罩在自己上空和周围……

眼前在阳光的透射逼照之下，才使他在不易察觉中发现到。

他用手触去，摸到一层滑润润，犹若“胶膜”似的物体。

就在这短暂间，江青发觉自己像被关入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中，有一阵空气不流通，喘不过气来的感受。

江青暗暗叫声“不好”——眼前尚未面对敌人，自己已罩在此“薄膜”中，空气不流通，自己也会窒息而亡。

他心念闪转，立即运用“离火玄冰真气”，将体内气息，在周身毛孔作循回游转，不致窒息而死。

当初邪神厉勿邪运用面壁六十年的内家功力“离火玄冰真气”灌输入义子江青体内。

这股内家真气，替江青打通全身七经八脉，贯通天地之桥，行穿任、督两脉。

江青现在运转的“离火玄冰真气”，原是防患跟敌人激战时，对方使用毒雾、毒气诸类暗器，才欽住口鼻呼吸，将气息移向周身毛孔，作循回游转。

而此时此刻，江青遭“薄膜”所罩，也就用上了这一个应对之策。

江青一声春雷似的暴喝，身形猝然弹起空中，如游鱼戏

水般的往前一滑，双掌自两种怪异的角度，朝土空罩下的“薄膜”急推而出！

这手“如意三幻”轻功掌法施出，两股掌风，就若激流似的汹涌而出，朝“薄膜”劈去。

这层罩下的“薄膜”，不但能伸展、收缩，且是坚韧无比，两股掌风劈到，只是震荡了下，并未破裂。

江青想不到这层罩下的“薄膜”，竟比一个武林中高手还利害，能挡下自己“如意三幻”此一绝招，心中不禁暗暗一凜！

他再度施出邪神嫡传的“五大散手”之一的“掌不刃血”……

左掌闪晃如扇，右掌已似一柄削薄锐利的宝刃，疾向“薄膜”劈去。

江青这招“掌不刃血”，早年有不少武林中成名人物，丧命在此一掌之下，但他此番劈向“薄膜”，“薄膜”依然如故，像晒在竹竿的一块薄绸，迫风吹前，只是震荡了一下。

江青看到此一情景，心头震惊之余，不禁为之气结，心道：

“何方魅魍魉，玩出这套鬼蜮伎俩，小爷就偏偏不信这门子的邪！”

他解下背在背上的上古神兵刃“金龙夺”……

振吭一声长啸，手执“金龙夺”欸然急震之间，一片金蛇似的光影，灿然而起，直朝“薄膜”砍去。

“嘶……”的一响裂帛似的声起，江青吸进一口新鲜空

气，“薄膜”裂开两尺一缝……

就在此石火电光之际，又是一声“滋……”的响起，接头盖脸罩住江青的“薄膜”，翩空飞起，结成拳掌似的一团，落入官道边树林。

就在江青看得楞楞发怔之间，树林里传出一声很轻很轻的“嘿嘿嘿”笑声。

江青想要衔尾追去，但再一想……对方云诡波谲的名堂，已给自己所破，此人自然不会干休，相信以后会有见面时候。

江青为了要赶路，回去杭州大哥战千羽处，就撇下这个扑朔迷离，不知底细的敌人，继续他的行程。

当然，他心里犹是暗暗惊奇，猜疑不已，细数三年前的仇家……

除了，双飞“三绝掌”外，昆仑派“五伏罗汉”，“青黄双绝”已化敌为友，误会冰释。

黔滇境内的“金衫帮”，三年前，聚众犯师父“九天神龙”华明轩，已在义父，卫前辈等协助之下，一举扑灭。

“龙虎追魂”东九山，三年多前在雪地跟自己分手，不但误会化解，已成方外之友。

“十字门”传人“瘸龙”银玉屏等，已血溅七尺，埋尸雪地。

至于“灵蛇教”，教主“君山独叟”裴炎，不但误会化解，他已是三哥祝颐的老丈人。

“天缘洞主”田浮，三年前亦已一命归阴，此到怕已打入幽冥地府的“阿鼻地狱”。

江青边走边想，始终想不出在官道上，用“薄膜”怪名堂，要加害自己的是谁？

当他冥思摸索，找不出这一个答案时，蓦然想起长离一泉在自己临走时所说的话……

“‘火云邪者’的称号，在武林中名气太响亮，有些武林高手，并非是你兄弟仇家，但为了要称称你‘火云邪者’的份量，也成了你的仇家……”

江青想到这上面时，心自忖道：

“难道在官道上，用离奇暗器‘薄膜’加害自己的，就是此类人物？”

× ×

× ×

× ×

江青离东海长离岛往浙江杭州，这次没有骑牲口，虽然没有马儿代步，但他走上人车稀少的僻径，施展轻功身法，脚程之快要远在骑牲口之上。

他在一处“三合集”小镇用过午膳，出镇郊后再次使出轻功绝技，身形荡空激射，几个起落过处，已把小镇抛落数十里之遥。

江青身形才始飘落身上，前面拐弯一角，传来一阵清脆童稚的声音，劲气却是十足的在道：“……不行就是不行，你敢把小爷怎么样？”

江青听来心里不由一奇……

这里一带荒僻山径，如何会有童儿说话之声传来，而且口气又是那么老练？

他闪身追路边树林，往前面走去……

山径边的一座古庙前，站着一个童儿，年纪不过十二三岁，一头乱发，满脸油泥，两只眼睛却是黑白分明，炯炯放光。

这童儿该叫他“小要饭”才是——一身衣衫七钉八补，又短又脏，腰间束有一条草绳，脚上光秃秃的没有袜子，拖了一双草鞋。

小要饭面黄肌瘦，就像大病初愈，也可能是三数天没有东西填进肚子，但他两手叉腰，十分古怪，又十分老练的向对面那人在说。

小要饭对面这个青衣壮汉，猿腰蜂背，身躯魁伟，他这付铁塔似的身体，跟小要饭一比，那是天隔地远，高了小要饭一大截。

大汉定睛看了小要饭一眼，又瘦又小，一阵风吹过可以刮倒的。

他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他妈的，你这个小要饭，该是穷得疯了，嫌自己命长，找上咱‘铁金刚’陶七的碴子……这是一座没有主的古庙，谁都可以进里打尖息息，又不是你小要饭祖宗三代留下来的，凭什么咱陶七就不能进去里面……”

小要饭头颈一直，生硬有力的道：“不行，咱师父在里面打盹午睡，谁也不能进去打扰他。”

那陶七听来气极，“嘿嘿”又是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个小杂种，大爷伸出一腿就把你踩扁了，你竟这等强凶霸道……大爷不叫你死，也得要教训教训你……”

说到这个“你”字，响出一声结结实实，挨上一记耳光的“拍”的声。

嗯，挨揍了！

但挨上这记巴掌的不是小要饭……

小要饭突然一个飞身，窜起五六尺高，朝陶七脸上送上一记巴掌……身法、手法之快，就是“铁金刚”陶七一条英雄好汉，却也无法躲开。

小要饭人小手劲大，打得陶七两眼金星飞冒，拿桩不住，跌退一步。

树林隐处的江青，先是替小要饭捏了一把冷汗……这小家伙说话这等粗野，这下挨揍了。

可是挨揍的是铁金刚陶七，小要饭用出奇的身法，快速无伦朝陶七脸上一记耳光，江青这才知道“真人不露相”，这个又瘦又矮的小要饭，手上还有两下子。

小要饭一记巴掌打出，两手一叉腰，道：“肥猪，你说谁教训谁？”

铁金刚陶七大吼一声，一个箭步窜到小要饭面前，两臂左右开弓……

微一矮身，左掌一晃，右拳一式“金龙舒爪”，直向小要饭胸窝捣去。

这个面黄肌瘦，拖着一双草鞋的小要饭，身形奇快，右肩一甩，身子随势一转，已像旋风似的闪到陶七身后，右腿一起，向对方的臀部踢去。

陶七一拳打空，用力过猛，马步当堂一侧——如果挨着小要饭一腿，兜正屁股；立时要跌个黄狗抢屎。

幸亏这个铁金刚陶七，武艺还有一些底子，他一拳落空，立即向前一上步，硬把身子转了过来。

他虽闪身得快，臀部已给小要饭的右腿扫着，身不由己，撞出三四步外，才始没有仆倒地上。

小要饭站定下来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肥猪，小爷不想取你的性命，只是教训教训你，叫你以后别狗眼看人低！”

陶七气冲冲又是一声大吼，揉身扑去，两个碗体大的拳头，雨点似的朝小要饭直擂过来。

这个小要饭虽然个子又瘦又矮，却有他一身特别的本领……

他绝不还手，东来西闪，奔前窜后，象走马灯似的，围在陶七身边窜奔。

这个铁金刚陶七，敢情连吃他老娘奶的气力也用了出来，但他一双拳头，别想沾着小要饭的皮毛。

树林隐处的江青，看得心里暗暗惊诧不已……

眼前这一个小要饭，虽然一头乱发，满面油泥，一付邋里邋遢的模样，但从他对付铁金刚陶七的身手看来，显然是名家弟子。

这个铁金刚陶七，已自怒吼如雷，左冲右突，却是捞不到小要饭的一丝衣角。

小要饭突然一飞身，纵到一条河溪边沿，朝向陶七笑嘻嘻看来。

陶七一声怒吼，把头一低，使出铁头绝技，一个“癫牛撞栏”之势，直向小要饭身上顶来……小要饭这一顶着，死得腹破肠流，立时了账。

小要饭见这个铁金刚陶七的铁头顶来，不慌不忙，轻轻一闪，跳左三尺。

陶七一头顶空，收势不住，臀部又给小要饭再次踢了一脚，一响“吧达”声，身子犹如断线纸鸢，飞出两丈外，跌进河溪中，给溪流冲走。

小要饭朝沉浮河水中的陶七，掀掀鼻子“哼”了声，才转身走向古庙。

江青看到这一幕闹剧结束，自树林出来，含笑向小要饭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刚才出手不赖，是那位高人弟子？”

小要饭蓦不防给吓了一跳，朝江青一瞪眼，道：“我是‘松儿’，谁是你小兄弟？”

江青讨了个没趣，找不出下面措辞，准备离去，就在这时候，古庙庙门处一暗，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松儿，荒野寂寂，你在跟谁说话？”

江青转脸看去，也是个要饭的，只是看到年岁已在七十七左右。

这老要饭发如蓬草，一张瘦脸，恍如黄腊，没有一点血色，五短身材，穿着一袭青布单衣，两条瘦腿，其色棕黑。

可是这老要饭叫人看来有极不配称之处，他一双手，晶莹有如白玉。

松儿一指江青，向老要饭道：“师父，这人我并不相识，他叫我小兄弟！”

老要饭朝江青目注一瞥，呵呵朗笑道：“松儿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……你少，他长，他称你一声‘小兄弟’，无有不是之处。”

江青见老要饭谈吐不俗，尤其刚才看到松儿这付身手，